詩集傳

詩集傳卷第三

鄘柏舟　　國風

柏舟共姜自誓也

衛釐公之世子共伯餘立未逾年而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誓而不許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中河舟之所高在也婦人之在夫家猶舟之在河也髧髮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也儀匹也之至也矢誓也天父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
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特匹也慝邪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
言之醜也
茨蒺藜也冓成也衛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
烝於宣姜衛人疾之而莫能去譬如蒺藜之生
於牆欲埽去之恐其傷牆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
言之長也
襄除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
言之辱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
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

飾也象服者象物以爲服蓋褕翟闕翟也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龍與君子偕老乃可以有副笄六珈委委佗佗綏而有禮如山河之崇深乃可以有象服今宣姜之不善將如是服何哉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玼鮮盛貌也翟褕翟闕翟也鬒黑也屑絜也髢髲也瑱塞耳也揥所以摘髮也揚眉上廣也晳白也以是盛服尊女使如天帝然者非以女有

德可以配君子故耶嗟今無以受之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瑳鮮白貌也展衣夫人以禮見君及賓客之盛服也絺之靡者爲縐袢讀如絆暑服則加紲絆以自斂飭清視清明也顏顏角豐滿也展誠也媛美女也如是人者可以爲邦之媛矣而不爲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桑中刺奔也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
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唐兎絲也託采唐以相誘也書曰明大命于沬
邦蓋紂都朝歌以北是也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
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沬
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
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姜弋庸皆著姓也刺無禮則稱孟言雖長而忘

禮也美有禮則稱季曰有齊季女言雖幼而知好禮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奔奔彊彊皆有常匹相隨之貌言宣姜鶉鵲之不若也兄則頑也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君小君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懿公爲狄所滅戴公渡河東徙以廬于漕一年而卒齊桓公城楚丘以封文公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始建城市而營宫室百姓說之而作此詩定營室也營室中則十月中也於時可以營宫室矣楚宫楚丘宫也揆之以日揆日之出入以知東西也椅梓屬也爰曰也種此六木於宫者曰後可以伐琴瑟也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

後其不求近功凡類此矣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
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堂亦衛邑也景山大山也京高丘也文公之將
徙於楚丘也升虛而望其髙有陵阜可以屏蔽
其國降觀其下有桑土可以居民從而卜之而
得吉卜其終皆然信善可居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
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靈善也倌人主駕者也文公勤於民事雨既止

見星而駕以行舍於桑田矣是以民說而稱之曰不直哉是人也其心充實而淵深則宜其有騋牝三千也言富強之業必深厚者爲之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耳馬七尺曰騋春秋傳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而此言三千者蓋其可用者三百乘而其牝牡則三千也世之學者曰衛武衛文鄭武秦襄之風宣王之雅皆美之之詩也然猶不免爲變詩何也曰王澤之薄也久矣非是人之所能復也昔周之興也積仁行義凡數百年其種之也深而蓄之也

厚矣至於文武風俗純備是以其詩發而爲正詩自成康以來周室不競至幽厲而大壞其敗亦數百年其畜之也亦厚矣是以其詩不復其舊而謂之變夫自其正而至于變其敗之也甚難其間必有幽厲大亂之君爲之而後能自其變而復于正其反之也亦難亦必有后稷公劉文武積累之勤而後能令夫五人者其善之積未若其變之厚矣是以不免於變老者之所以爲老爲其積衰也因其一日之安而以爲壯也可乎其所由來者遠矣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蝃蝀止奔也

毛詩之叙曰衛文公之詩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蝃蝀虹也蝃蝀之雨暴雨也不待陰陽和而雨矣猶女子之不待父母媒妁而行者也是以國人莫不惡之指之猶且不敢而況爲之乎故告之曰女子生而當行適人矣何患於不嫁而爲是非禮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隮升也崇終也朝有升氣于西終其朝而雨至矣何若不俟而爲彼蝃蝀之暴雨也譬之女子之生至於成人則自當行矣何至汲汲於非禮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人苟知事之有命也則不爲不義安而竢之矣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鼠刺無禮也

毛詩之叙曰文公之詩也文公能正其羣臣故刺在位而無禮者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相視也視鼠之所以爲鼠者豈以其無皮故邪
亦有皮而無禮耳人之所以爲人者豈以其面
亦以其禮也苟無禮則亦鼠矣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止容止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美好善也
毛詩之叙曰衛文公之詩也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九旗皆注旄於干首古者招庶人以旃招士以旂招大夫以旌干旄所以招之也素絲良馬所以贈之也紕縫也四數也既有以招之又有以贈之故人思有以畀之也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鳥隼曰旟組縫組也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

子何以告之

注旄而不設旒旐曰旌柷屬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

列國之詩皆以世爲先後非如十五國風無先後大小之次固當以世爲斷今載馳之一章曰言至于漕戴公之詩也而列於文公之下王之兔爰桓王之詩也而列於平王之上鄭之清人文公之詩也而列於莊昭之間皆非孔氏之舊也蓋傳者失之矣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衛侯許穆夫人之兄戴公也大夫許大夫之弔衛者也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夫人將歸親唁其兄雖大夫之往而不足以解憂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禮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父母沒則使大夫歸寧於兄弟而夫人不行故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而許人以禮不許夫人以爲禮施於無故而欲歸寧者耳今衛國亡矣弃其社稷宗廟而

廬於漕思歸唁之而猶以此不許故曰不能旋反言其執一而不知變也夫將欲止之必有已之之道今無以已之而欲其止是以其心不肯遠忘衛也然要之夫人終亦不行則知禮之不可越故也蓋爲此詩以致其忠愛而已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閟閉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稺且狂

偷髙曰阿丘蝱貝母也行道也阿丘之物爲不

少矣獨采其蝱而已然人無有尤之者以人各有所取也今我之懷衛亦各有道矣要以不爲不善則已而獨以是禮不許我何哉故曰其尤我者皆衆不更事之人也不然則狂者耳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極至也夫人思歸行衛之野而觀其麥之有無問其控告于大國誰因者誰至者許人雖尤之而其心不已故告其君子曰無我有尤雖竭爾思慮以爲我謀衛不如使我一往親見之也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

或言四章一章三章章六句二章四章章八句以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義取控于大邦非今之四章故也

衛淇奧　　國風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奧隈也猗猗盛也匪斐通有文之貌也瑟矜莊

也僩寛大也赫明也咺著也諼忘也淇淇之澤深矣然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其隈之綠竹也今淇上多竹君子平居所以自修者亦至矣如切如瑳如琢如磨日夜去惡遷善以求全其性然亦不可得而見也徒見其見於外者瑟然僩然赫然咺然人之見之者皆不忍忘也是以知其積諸内者厚也子貢問於孔子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

來者孔子告之以貧而樂富而好禮而子貢知
其自切瑳琢磨得之此所謂告諸往而知來者
如衛武公所謂富而好禮者歟記曰富潤屋德
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
奥綠竹猗猗
瞻彼淇奥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
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充耳瑱也琇瑩美石也弁皮弁也會弁之縫中
也蓋飾之以玉
瞻彼淇奥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

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簀積也金錫圭璧言其旣成也綽緩也較兩輢上出軾者重較卿士之車也

淇奥三章章九句

考槃刺莊公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考成也槃樂也澗也阿也陸也皆非人之所樂也令而成樂於是必有所甚惡而不得已也寬

也邁也軸也皆磐桓不行從容自廣之謂也弗諼旣往之戒不可志也弗過不可復往也弗告不可復諫也皆自誓以不仕之辭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

碩人頎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此章言莊姜親戚之盛也頎頎長皃也國君夫人嫁以翟衣衣錦者在塗之服也褧襌也衣錦而尚之以褧惡其文之太著也莊姜齊世子得

臣之妹也邢周公之後也譚近齊後爲齊桓公
所滅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
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此章言其容貌之好也蝤蠐蝎也犀瓠瓣也螓
蜻蜻也額廣而方倩口輔好也盼白黑明也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
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此章言其車服之美也敖敖長貌也幩馬纏鑣
扇汗也人君以朱纏鑣盛貌也茀車之後幃也

以翟羽爲之禮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夫人始至故爲之夙退也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孼孼庶士有朅

此章言齊之強也河在齊之西北罛魚罟也菼亂也庶姜同姓也庶士異姓也孼孼衆也朅壯貌也是詩言有如此人者而君不荅則君可責而夫人可閔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刺時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此詩前二章皆男女相從之辭後四章皆女見弃而自悔之辭布幣也貿買也託買絲而就之謀爲淫亂也頓丘一成之丘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垝毀也復關氓之所在也體卦兆之體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吁嗟鳩兮無食桑葚吁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

說也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桑之未落也其葉沃沃然爲若可依者也鳩食其甚甚美而不能去則將依焉不知其將黃而隕男子之始相得也意厚而財豐亦若可久者婦人喜而從之不知其三歲食貧而至於相弃也帷裳童容也婦人之車所以障者漸車帷裳言其不顧艱難而從之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

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靡室勞矣言不以室家之勞爲勞也言既遂矣至于暴矣言昏姻既成而遇之以暴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始也將與女偕老今老而反使我怨淇猶有岸隰猶有畔何女心之不可知也反復也不思復其舊言也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

此詩敘與泉水敘同皆父母終不得歸寧者也毛氏不知泉源淇水檜楫松舟之喻以爲此夫婦不相能之辭故敘此詩爲適異國而不見荅思而能以禮者失之矣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籊籊長而殺也籊籊之竿而可以釣于淇猶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言其近爾淇近則衛近矣非不欲歸也不可得歸也蓋亦父母終而不得

歸寧者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思歸而不可得則以自解曰女子生而有遠父母兄弟之道矣譬如泉源淇水之不得相入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瑳巧笑貌也儺行有度也知女子之爲必遠父母兄弟也則自修飭以順事君子俾無尤焉以慰父母兄弟而已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栢葉松身曰檜二木之相爲舟楫也不自從其

類而從非其類物則固有然者何獨女子也所以深自解也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刺惠公也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雚也雖有支然不得所依則蔓延於地而不能起童子雖佩觿然不能如我之多知也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故雖童子而佩觿容容刀也遂璲通佩玉也帶紳也

悸悸有節度之貌也言德不足以稱其服也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韘決也能射御則佩決甲狎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作也

宋桓公之夫人衛文公之妹也生襄公而出思之而義不得往故作此詩以自解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杭渡也河廣矣宋遠矣以爲一葦可度而跂可

見所以綏說其思宋之心也蓋日雖在衛猶在宋耳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刀小舟也崇朝行崇朝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君子上從王事不得休息婦人思之而作是詩

伯其字也朅武貌也殳長丈二而無刃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婦人夫不在無容飾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君子當至而不至猶欲雨而得日也思之而不

得見是以甘心於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痗病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綏綏匹行貌衛之男女失時喪其配偶婦人自

傷不若狐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厲深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桓公城楚丘以封衛遺之車馬器服衛以復安

衛人德之故曰雖投我以木瓜我將報之以瓊

琚瓊琚之於木瓜重矣然猶不敢以為報也永

以與之爲歡好而已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瑶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

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木爪三章章四句

詩集傳卷第三

詩集傳卷第四

王黍離　　國風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周公營之旣成衹其先王而還居西都以爲宗周近於西戎周衰子孫不能及遠而文武之德未弃於天下其勢必有遷者洛陽遠於戎狄而其旁國無當興者唯是可以復立故城以待之而時以會東諸侯焉其後十一世幽王失道申侯與犬戎攻而滅之晉文侯鄭武公立其太子宜臼是爲平王遂徙居東都其地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

陽漸冀州之南自平王東遷而變風遂作其風
及其境内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然其王號
未替故不曰周黍離而曰王黍離云

黍離閔宗周也

宗周鎬京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
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
哉

平王東遷而宗周爲墟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過
者閔之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靡靡猶遲遲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行者見黍稷之苗而及其穗且實蓋行役之久也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

牛羊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鑿牆以棲雞曰塒君子行役而無至期曾雞與

牛羊之不若柰何勿思哉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

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佸會也雞棲于杙曰桀括至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陽陽自得也簧笙也人君有房中之樂此賤事

耳然君子居之又且相招而樂之則以賤為樂矣君子以賤為樂則其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為閔周矣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陶陶和樂也翿纛也舞者之所𦐊也敖舞者之位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

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非自流之水也水不能自流而或揚之

雖束薪之易流有不流矣水之能自流者物斯

從之安在其揚之哉周之盛也諸侯聽役於王

室無敢違命及其衰也雖令而不至平王未能

使諸侯宗周而强使戍申焉宜諸侯之不從也

其曰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周之戍者怨諸侯

之不戍之辭也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久戍

而不得代之辭也申平王之母家在陳鄭之南

而近楚是以戍之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蒲蒲柳也申甫許皆諸姜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閔周也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蓷鵻也暵燥也仳别也脩長也草長遠地則易
枯中谷之蓷旱之所難及也今也既先燥其生
於乾者又燥其生而長者及其甚也則雖其生
於濕者亦不免也旱及於濕則盡矣譬如周人
風俗衰薄其始也人之艱難者弃其妻耳其後
人之不善者弃之矣及其既甚至有無故而弃
之者故其以艱難而見弃者則嘆之嘆之者知
其不得已也以不善而見弃者則條條然而歗
歗者怨之深矣及其無故而見弃也則泣而已
泣者窮之甚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兔爰閔周也

毛詩之敘曰桓王之詩也

有兔爰爰雉罹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爰爰緩也吪動也兎狡而難取雉介而易執世亂則輕狡之人肆而耿介之士常被其禍其曰尚寐無吪寧死而不欲見之之辭也或曰羅所以取兎也兎則免矣而雉則罹之天下之禍首亂者之報也首亂者則逝矣而爲之繼者受之

非其所爲而反受其禍是以寐而不欲動也

有兎爰爰雉罹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罦覆車也造亦爲也

有兎爰爰雉罹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罿罬也庸用也

兎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

或曰刺桓王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緜緜長也水厓曰滸王謂同姓曰叔父葛藟生於河上得河之潤以爲長猶王族之託王以爲盛也王今弃遠兄弟而謂他人父彼非王族亦安肯顧王哉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涘厓也謂其夫父者其妻則母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

昆亦莫我聞

夷上洒下漘聞與聞吾事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采葛懼讒也

朝有讒人則下不敢有所爲采葛所以爲絺綌采蕭所以供祭祀采艾所以攻疾病耳雖事之無疑者猶不敢行畏往而有讒之者是以一日不見君而如三月之久也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諸侯之車也檻檻車聲也毳衣子男之衣也毳衣之屬衣繢而裳繡其青者如菼天子之大夫有以子男入而爲之者古者大夫巡行邦國以聽男女之訟其聽之也明而止之有道民聞其車聲而見其衣服則畏而不敢矣非待刑之而後已也蓋傷今不能矣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啍啍重遲皃也璊赬也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穀生也生則有内外之別而死則同穴夫婦之正也古之聽男女之訟者非獨使淫奔者止也乃使其夫婦相與以禮久要而無相弃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

毛詩之叙曰莊王之詩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子嗟當時賢者留其氏也隱居於丘陵之閒而

殖麻麥果實以爲生者子嗟也民思其賢而庶其肯徐來從之故曰將其來施施施施徐也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毛公曰子國子嗟父也將其來食庶幾肯來從我食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庶幾肯來遺我以善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鄭緇衣　國風

鄭桓公友宣王之母弟食采於鄭爲幽王司徒

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是時王室多故公懼及於難問於史伯吾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閒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獘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獘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若前華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騩而食溱洧脩典刑以守之可以少固公從之幽王十一年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復

爲周司徒而變風始作鄭者其所食采地今華之鄭是也及旣得號鄶施舊號於新邑則今鄭是也

緇衣美武公也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武公爲平王卿士緇衣其聽朝之正服也諸侯入爲卿士皆受館於王室民之愛武公不知猒也故曰子之緇衣敝予將爲子改爲之子適子之館歟苟還也子將授子以粲粲飧也愛之

無厭之辭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蓆大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刺莊公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武公夫人姜氏生莊公及共叔段愛段爲請於

莊公而封之京祭仲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公不聽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旣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又諫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及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以襲鄭夫人將啓之則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而逐之由是觀之莊公非畏父母之言者也欲必致叔于死耳夫叔之未襲鄭也有罪而未至于死是以諫而不聽諫而不聽非愛之也未得所以殺之也未得所以殺之而不禁而曰畏我父母君子知其不誠也故因其言而記之

夫因其言而記之者以示得其情也然毛氏不知其說其叙此詩以爲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禁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莊公豈不忍者哉將請也仲子祭仲也杞柳屬也異姓而干公族以謀兄弟譬如踰里而折杞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檀強忍之木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共叔段也叔之出田也民皆從之至於巷無居者夫豈誠無居者乎莫如叔之信美而又仁者是以從之者衆也言叔之爲人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然詩人作叔于田大叔于田之詩非以惡段而以刺莊公者言莊公力能禁之而不禁俟其亂而加之以大戮也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

二詩皆曰叔于田故此加大以別之非謂叚爲大叔也然不知者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

大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內曰服外曰驂驂服之和如舞者之中節御之善也用火宵田也暴徒手搏之也狃習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襄駕也上駕馬之最良也鴈行言與服馬相次也騁馬曰磬止馬曰控捨拔曰縱覆簫曰送忌辭也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驪白雜毛曰鴇如手言如左右手之相助也掤所以覆矢也鬯弢弓也田事將畢則馬行遲發矢希既畢則覆矢而弢弓矣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文公之十三年狄入衞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境高克之爲人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欲遠之不能於是乆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爲之賦是詩清鄭邑也彭鄭郊也高克之師皆清人也駟介馬之被甲者也一車而二矛備折毀也英矛飾也翱翔於河上非所以禦狄也以禦狄爲名而逐高克也以君而逐大夫不能

而假與師焉以爲大無政刑矣故春秋書之曰

鄭弃其師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

消亦鄭郊也喬高也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軸亦鄭郊也將車御者在左戎右在右中軍上

將也言御者還旋其車而戎右抽刃以與其將

習爲容好而已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侯君也舍施也其裘光澤如濡其人信直而有君德其民稱之曰是出令而不變者言德之稱其服傷今不然也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禮維君用純故諸臣之羔裘以豹飾袪袖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晏鮮盛貌也大國三卿英者才過人也粲衆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

毛詩之叙曰莊公之詩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摻擥也袪袂也寁速也故舊也君子去之而欲留之故願見之道路擥其袂而告之曰無我惡而去我君雖失德然而不速去者舊臣之宜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謉兮不寁好也

謉醜通好舊好也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

翔弋鳧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夫婦相戒以夙興婦人勉其君子曰雞旣鳴明星見矣可以起從外事弋取鳧鴈歸以爲肴相與飲酒偕老而不厭且非特如此而已苟子有所招來而與之友者吾將爲子雜佩以贈之言不留色而好德也明星啓明也弋繳射也加中也史曰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宜和其所

宜也雜佩衡璜琚瑀衝牙之類問遺也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刺忽也

有女同車顔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援至於見逐故國人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以刺之禮親迎則同車舜木槿也都閑也

有女同行顔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

姜德音不忘

行道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

毛詩之叙以爲所美非美故其言扶蘇荷華也曰此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云尒然而扶蘇非大木也鄭氏知其不可故易之曰此小人在上而君子在下之謂也然而喬松非惡木而游龍非美草則又曰此大臣無恩而小臣放恣之謂也夫使説者勞而不得皆叙惑之也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扶蘇扶胥小木也荷扶渠也其華菡萏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猾也夫苟高而爲扶蘇之槁不若下而爲荷華之盛也忽之爲人自絜而好名非有爲國之慮也莊公多内寵而忽辭昏於齊失大國之援終以見逐譬如扶蘇之生於山其居非不高矣而枝葉不足以自芘不如荷華之生於隰得其澤以滋大故君子以爲絜而害於國乃所謂狂耳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上竦無枝曰橋游放縱也龍紅草也充美也狡

壯狡也忽之爲人可謂狡童矣未可謂成人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兮刺忽也

毛詩之叙以爲君弱臣強不倡而和故曰君倡

而臣和猶風起而蘀應也夫蘀兮蘀兮風其吹

女此憂懼之辭而非唱和之意也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蘀落也木槁則其蘀懼風風至而隕矣譬如人

君不能自立於國其附之者亦不可以久也故

懼而相告曰叔兮伯兮子茍倡也予將和女蓋
有異志矣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要成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賢者欲與之圖事而忽不與故憂之不遑食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食祿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褰裳思見正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鄭世子忽立未逾年厲公逐之而自立四年祭仲逐厲公而召忽二年高渠彌殺之而立子亹一年齊人殺子亹及高渠彌祭仲又立子儀厲公之出奔復入居鄭櫟子儀十四年厲公入鄭凡鄭亂二十餘年四公子爭立至厲公復入而

後鄭少安故鄭人思大國之正己曰子苟惠而
思正吾亂褰裳而可以涉溱洧矣鄭無難入者
子苟不我思豈無他人乎吾恐他人之先子也
狂童之狂也甚矣不可緩也溱洧鄭之二水狂
童忽也鄭之亂忽實啓之

褰裳二章章五句

丰刺亂也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丰豐也巷門外道也君子親迎而婦人有以異
志不從者既而所與爲異不終故追念其君子

云尒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昌盛也將送也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錦衣庶人嫁者之服也伯叔君子之字也或曰
錦之爲貴而褧之爲尚將濟其欲者必由禮而
後可也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丰四章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刺亂也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除地曰墠茹藘茅蒐也除地以爲墠則茹藘
在阪不在墠矣女子絜已以居於室其室雖近
而其人不可犯以非義如墠之遠茹藘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栗女摯也徒取栗以爲禮而可以行室家之道
矣非不尔思也子不由禮故不可得也東門鄭
之爲亂者之所在也故墠栗皆曰東門又曰出
其東門有女如雲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

風雨凄凄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且雨凄凄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譬如君子雖居亂世而不改其度也夷說也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瘳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刺學校廢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衿學子之所服也禮父母在則衣純以青嗣續也學校不修則有去者有留者而莫之禁故留者念其去者而責之曰我雖不往見子子曷爲不傳聲問我乎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青佩之組綬也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挑達往來相見貌去學而游於城闕往來無所爲耳而不來見我使我思之一日而若三月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

毛詩之叙曰忽之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

揚水以求其能流雖束薪而有不能載矣譬如失衆之君雖其私暱爲之盡力以求興之而衆不與終不可得也是以稱其私相告教之言以譏之終鮮兄弟維予與女失衆之辭也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失衆而多疑之辭也夫苟以人言爲舉不可信則人將誰復親之者此所謂小

人之愛人知愛之而不知所以愛之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鄭國男女相弃有出其東門而見婦人如雲衆而無所從者曰此非我所思安得縞衣綦巾聊以樂我哉縞衣白衣男子之服也綦巾蒼巾女

子之服也思室家之樂而不可得鰥寡相見之辭也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闉曲城也闍城臺也荼茅秀也茹藘所以染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鄭人困於亂政感蔓草之得零露以生而自傷

不及也故思得君子以被其膏澤思之而不可得故深思之曰苟有是人也必婉然清揚美人也鄭無是人矣然猶庶幾邂逅而見之以適其願邂逅不期而遇也故鄭伯享趙文子於垂隴子太叔賦野有蔓草文子曰吾子之惠也意取此矣或曰有美一人婦人之謂也然則彼姝者子何以畀之亦婦人也哉毛氏由此故敘以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信如此說則趙文子將不受雖與伯有同譏可也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

遇與子偕臧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洧刺亂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渙渙冰釋而水盛也蕑蘭也訏大也勺藥香草也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

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瀏深也

溱洧二章章十句

詩集傳卷第四